

開放文學 – 英雄傳奇 – 飛龍全傳
第十二回 篤朋情柴榮贈衣 嚴國法鄭恩驗面

詩曰： 綈袍相贈古人情，況是同盟共死生。
義聚果堪聯管鮑，心交端不讓雷陳。
合離自是神明主，得失終歸造化憑。
我勸君而君勸我，莫將名利亂中忱。

聚首無幾一旦分，前途難以遇汝墳。
莫嫌世情多相阻，國典從來不讓君。

話說趙匡胤見柴榮不肯同往首陽山去，祇得叫鄭恩作伴柴榮，進關發貨，等待事畢之後，然後再圖會面。祇見鄭恩大聲叫道：「樂子不去，樂子不去，叫大哥自去賣他的傘，咱樂子情願跟著你走，方纔好哩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你有所未知。大哥生來心慈面善，易被人欺，故此叫你同行，凡事之間，便可商議，你當聽從方是正道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的心性，祇是喜歡著你，怎麼你這般強著咱行？」匡胤道：「不然。俺們在路，曾經大鬧了幾場，此去前途尚有餘黨作難，料大哥怎能當抵得？有三弟陪行，便可護持。這是論理該然，再勿推阻。」鄭恩道：「既然要樂子同伴，樂子也不好拂你的盛情。但咱們所取董達的這些銀子，二哥可分一半去，好做盤纏。」匡胤道：「這也不消費心，愚兄略有幾許用度。但這項銀子，你可交與大哥添作資本，也見賢弟高誼。」又叫一聲：「大哥三弟，趙某就此告別了。」鄭恩上前一把手拉住了，叫道：「二哥，你且慢走，待樂子去買壺酒來與你送行。」匡胤道：「三弟，不必多煩，愚兄即欲行程，就此分別，倘若久在此間，走漏風聲，反為不諧。」鄭恩道：「我的二哥，既然盤纏一些也不要，怎的連酒也不肯吃些？你的性兒覺得太急了，樂子怎麼捨得你去？」一面說著，一面想那不忍分離，不覺心窩裏一陣酸楚，兩眼中汪汪洋洋，撲撲簌簌的吊下淚來，說道：「咱的有仁有義恩愛的二哥！樂子向在村莊，賣些香油，因遇著苗先生，叫咱送東帖與你，不想在黃土坡結義了兄弟，指望時常靠著你，豈知木鈴關畫影圖形，要來拿捉，咱弟兄們在此分手，但不知何時何日，再得相逢？咱的有仁有義的二哥，你休要想煞了樂子。」說罷，又自哽哽咽咽的哭將起來，好像孔夫子哭麒麟一般，足有二十四分關熱。柴榮也在旁邊拭淚。

匡胤見此情真意切，心下也是感傷，眼中不覺流淚，叫道：「三弟，你休要煩惱，我有幾句言語相囑，你須切記，方見愛我之心。目下雖在別離，相會自然有日。惟念大哥為人，一生慈善，遇事畏縮。我今祇把兄長交付與你，凡事之間，必須耐心相待，切不可使性生氣，傷了兄弟之情，倘有身體不和，務要小心看視，纔見古誼。我雖遠別，於心亦安。」又叫柴榮道：「兄長，小弟還有一言相告，望兄記取。小弟今日投親，實為無奈。兄長此去進關，自有三弟相陪，可以放心。但他是個粗魯之人，凡事不必與他計較。此去發完貨物，得利之時，切須早到首陽山來，弟兄重會，免得兩下睽違，更多挂慮。」柴榮答道：「賢弟金玉，愚兄領受。但愚兄也有叮嚀，亦望賢弟緊記。你係逃災避難之人，相貌又易識認，此行萬般俱要收斂，慎勿惹禍招災。且到令親處躲過幾時，待事平之後，自有重逢。祇此須當留意。」匡胤道：「不勞兄長憂思，小弟自當存念。」說罷，就要拜別。柴榮鄭恩無可奈何，祇得送匡胤出門，到那雙岔路口，各各灑淚而別。正是：世上萬般悲苦事，無過死別與生離。有詩為證：

避禍聊趨山僻間，路途分袂各心煎。
征人感念齊吁事，淚滿長襟魂夢顛。

按下匡胤去住首陽山不提。

單說柴榮鄭恩復轉招商店，不覺天色將晚。二人用過了酒飯，柴榮道：「三弟，今日天氣已晚，過關不及，且在此間宿了一宵，明日走罷。」鄭恩道：「果然大哥說得不錯。樂子也無奈有些力乏了，且睡他一夜，明日走也未遲。」說罷，即便放翻身軀，躺在炕上就睡。柴榮道：「你且慢睡，可將車上的行李收拾好了，然後安宿。」鄭恩聽說，骨碌兒的爬將起來，說道：「果然大哥說得不差，樂子委實疲倦了，因此把這事情幾乎忘了。」即便走起身來，疾忙奔至車邊，把那被套兒和褲兒裏的銀子，一並將來，提到炕上，安放好了。又便將身放倒，躺好睡了。柴榮又叫道：「三弟，你怎麼這般貪睡？我還有話講，你且起來聽著。」鄭恩一心要睡，那肯起來，祇說道：「有甚說話，趁著樂子醒在這裏，快快說著，莫要延挨，誤了樂子睡的工夫，明日不好走路。」柴榮道：「愚兄並無別事，祇為你自從相會到今，下身尚無遮體，裸腿赤腳，奔走路途。幸而天氣溫和，走的多是孤村小徑，所以靠這長袍遮掩，將就權宜。明日過關，非同兒戲，倘若關上收檢之時，見你如此形容露體，豈不動疑？我方纔見店對門有一家布舖子，你趁今夜去買他二三丈布疋，就煩這裏店主婆做上一條中衣穿了，方好過關，況目今天氣將寒，更是要緊。」鄭恩道：「樂子精著腿慣的，怕那驢球入的怎麼？你難道不曉得麼？前日董美英的妖法，也虧樂子赤身裸腿，纔得破了他的。咱們明日過關，還自這樣精著，看他有甚法兒？他若沒有說話，放了咱們便罷，倘然驚動咱時，叫他吃咱的棗樹。大哥，你也不必多情，樂子委的乏了，睡覺要緊，也沒有甚麼閑工夫去買甚麼布疋。」

柴榮再要說話，祇見鄭恩早已呼嚕呼嚕的睡著了。柴榮道：「這廝真是粗魯之人，一心要睡，連身上的穿著也都不管，殊為可笑。也罷，待我與他料理，且去周備這些物件，然後安睡。」遂帶了些碎銀，鎖上房門，走出店來，可的天公湊巧，人事逢機，卻有一個過路的驕夫，缺少盤纏，將餘備的衣褲鞋襪拎著，正在那邊叫賣而來。柴榮等他走到跟前，將那人上下一量，也是個長大漢子。遂即叫住了他，把衣服等件，看了一遍，揀了一條布褲、一雙布襪、一雙布鞋，講定了四錢銀子，一面交銀，一面收了物件。又到布舖子裏，剪了一雙二丈長的白布裹腳。轉身回至店中，開了房門，叫店小二點上燈火，鋪床疊被，把物件收拾停當，緊頂房門，吹滅了燈，然後安眠。正是：

饒君綈贈敦知己，怎及安閑入夢鄉。

次日早上，弟兄二人一齊起來，梳洗已畢。柴榮道：「三弟，昨晚愚兄與你置備這中衣、鞋襪、裹腳在此，你可穿了，等用了飯，我們好趁早出關。」鄭恩接過手來，把中衣穿了，盤了裹腳，套上鞋襪，立起身來，往下一看，便是十分歡喜道：「樂子的大哥，怎好累你費這心機，替咱置辦得這般齊整？真是難得。不知費上了多少銀子？咱好加倍兒還你。」柴榮道：「賢弟，休要說這外話，弟兄情分，那裏論這銀錢？你可收拾行李，用了早飯，快些出門。」鄭恩即忙整頓行李，把褲子裏的銀子搭著被套，揹在車兒上面。柴榮道：「三弟，這過關去的道路，人多挨擠，你將行李財帛放在上面，倘一時有失，不當穩便。依我主意，不如把傘子搬開了一層，將這銀子被套藏在中間，上面再把傘兒壓著，這便行路穩當，萬無一失的了。」鄭恩聽罷，把嘴一啞道：「大哥，你忒煞小心過火了，這些須小事，怕他怎地？前邊有我拽絆，後面有你推走，前後照應，那怕這些驢球入的敢來捋虎須？咱們走罷，休要多疑。」柴榮笑一笑道：「你既不依我言語，且看你的照應何如。」說罷，叫店家收拾飯來。弟兄二人用過，算還了店帳，把車兒推出房門，緩緩的推至店門之外。鄭恩肩擔棗樹，將絆帶搭在肩頭，後面柴榮推動，便滔滔的往前行。

不上三里之路，來到木鈴關東門，祇見有許多過往客商，也有推車兒的，也有挑擔子的，趕牲口的，步行的，有負貨的，空行的，那些九流三教為利為名的，都是挨擠不開。鄭恩拽著車子，東一躡，西一擠，再走不上。忽然的一時性起，暴跳如雷，喊叫一聲道：「呔！你們這些驢球入的，擠在這裏做甚勾當？快快閃開，讓樂子行上前去。」祇這一聲吆喝，倒把這些眾人各各唬了一跳，大家舉眼一看，齊聲亂嚷道：「不好了！這黑面的敢是灶君皇帝下降？我們快快讓他過去，若一些遲了，決有禍殃。」哄的一聲響處，眾人齊齊閃開，倒讓了一條大路。鄭恩見了，滿心歡喜道：「大哥，快努著力，上前行去，不要遲延，又費氣力。」柴榮

急忙拼著氣力，狠狠的推走，一直奔到城門口。

祇見那巡關的軍校大喝一聲道：「販傘的，可拿路引上來，好對年貌。」柴榮遂把車兒歇下，往便袋裏摸出兩張路引，舉步走到關官廳前，雙手將路引送將上去。旁有隨從等人接了，展放案桌之上。那關官看了引詞，復看柴榮面貌、身材、年紀、執業，逐一相到，一些不差，然後過去。又把鄭恩叫將上去，看一看路引，瞧一瞧鄭恩，諦視數遭，徘徊半晌，忽然把案桌一拍，喝叫一聲：「軍校們，與我拿下！原來你幹下彌天大事，今日自投羅網。正是踏破鐵鞋無覓處，得來全不費工夫。」兩旁走過十數個軍校，登時把鄭恩拿住。柴榮在下面見了這等光景，摸頭不著，分辯不得，祇是心驚膽戰。目定口呆。這鄭恩卻也冠冕，憑他拿住，不慌不忙，哈哈大笑道：「好個驢球入的鳥官，樂子就要過關去做買賣，你們恁的把咱拿住。想你排下酒飯，要與樂子拂塵，也該好好兒說著，樂子最是歡喜，再沒有不領情的。」祇見那上面的關官，又把鄭恩看了一遍，大喝一聲道：「軍校們，與我把這廝臉上的擦去。這是明明紅臉的，故把煙煤搽抹，欲要賺過關去，天幸的撞在我手。你們快與我動手，把這廝臉上擦去了黑色，整備陷車解京。」軍校答應一聲，扯的扯，揪的揪。內有兩個，即便吐出些唾沫，搽在鄭恩臉上，將手刷刷的不住擦磨。兩個弄了半晌，絕無一點兒消息。

鄭恩把雌雄眼一睜，開口罵道：「驢球入的，樂子臉上又沒有甚麼骯髒，為甚的要你把唾沫擦我？想要擦齊整些，好去赴席麼？」軍校道：「你原來不知。我們的老爺，現奉當今聖旨頒下來的，為因紅臉的名叫趙匡胤，殺了女樂一十八名，棄家逃奔，故此各處關津城市，張挂告示，有人捉得解送京來，千金重賞，萬戶侯封。今日見你這副尊容，恐怕是紅臉的，把這黑煤搽得這般，所以叫我們驗看。若是擦不下黑來，便是真的，方纔放你過去。」鄭恩聽了，方纔明白，心下暗想道：「早是二哥沒有同來，若聽了樂子，同上關來，便要受累。」便大喝道：「驢球入的，你們祇管擦我做甚？敢是沒有眼珠兒的？樂子的這張臉兒，是天佛叫我爹娘生就的，怕你怎麼？」眾軍校也不回答，祇是擦磨。復又擦夠多時，兀是本來面目，不曾有半點便宜，曉得果是生就的，祇得住手。走至案前，稟道：「這人不是紅面，果係生成顏色，小的驗看明白，並非搽抹假冒等情，乞老爺發放。」那官聽罷，又把案桌一拍道：「祇怕你們看驗的不得巧法，草草塞責，被他瞞過。怎麼生成的，便生得這般穢惡，恁地難看？你們須要看得親切，方有著落。」軍校道：「小的們用盡心機，出盡氣力，擦了這一會，無奈指頭上一些子也沒有黑影兒，還說不是生成的麼？」那官兀自不信，立起身，走出案，來至檐前，又自盤旋回繞，反覆周張的看了一遍，也把指頭親自在他臉上擦磨了一遭，見無影形，委是生成的。祇得喝聲：「放他下去過關罷。」

軍校答應，登時把鄭恩放了下去。祇聽得當當的敲了三聲雲板，軍校又吆喝了一聲：「開關。」那守關軍士便把關門大開。後面的這些經商客旅，也便上去驗明路引，彼乃平常人等，對驗便無阻隔。頃刻間陸續而來，一齊爭先奪後，哄出關去，倒把柴榮的車兒裹在中間，東一斜，西一歪。百忙裏又不湊巧，偏偏的柴榮又把鞋兒擠脫了，正在那裏連推帶走，扳那鞋兒，鄭恩又祇顧前邊拽走，兩下裏各不相照，此時便有那等剪綹小人，瞅個空兒，手疾眼快，把那傘車上挂的一種兒銀子提去了。及至柴榮扳得鞋兒起來，又不去細看，推著車兒，竟望前行。正是：

龍游淺水遭蝦笑，虎落平陽被犬欺。

當下弟兄二人推著車兒行走，離關未及十里之路，鄭恩回頭說道：「大哥，如今將這傘兒到那裏去發賣？」柴榮道：「離此還有十數里，地名泌州，到那城內，多半是我的主顧，那時就好發賣了。」鄭恩道：「恁地時，咱們當真的趕走一程，到那裏發完了貨，樂子好早早的相會二哥。」柴榮道：「便是。」鄭恩遂把絆繩重新背好了，手內擒著棗樹，撒開大步，奔走如飛。這是甚麼緣故？原來他要趕到了泌州，卸下了貨，好圖舖啜的意思。正是：

祇圖自己觀頭樂，那顧他人力氣微。

鄭恩望前飛跑，他的力又大，腿又堅，自然跑得也快。這柴榮雖然執業粗微，終是身柔力軟。往常奔走，順性而行，今日在後推著，也是飛跑，那裏配搭得上？舉首觀天，酷似飛雲掣電，斜睨視地，儼如倒村移林。祇覺得喪氣垂頭，喘息不止，祇得叫道：「三弟，慢慢的行，愚兄跟你不過。」鄭恩那裏肯聽，低著頭，祇顧奔跑。反把柴榮帶得腳不沾地，手不纏身，口內喊叫道：「賢弟，慢慢而行，愚兄手已拉壞，足已傷殘，實行不得。你為甚這般逞力？」鄭恩祇是不依，憑你叫破喉嚨，彼卻越拉得緊，越跑得快。但見車輪滾滾，塵霧簸揚，真如星燦梭光，一瞬千里的光景。柴榮心下發急，氣喘吁吁，祇得罵道：「黑賊！你不該這般作耍，論理也還我大你小，難道沒有我兄長在眼，便是這等放肆？倘然拉壞了我身軀，投到當官，怕不打斷你的腿筋！」鄭恩在前，祇當不曾聽得，一發如飛，風行火速，那消半個時辰，早到泌州城下。

鄭恩方纔立住了腳，嘻嘻的笑道：「爽快，爽快，這十數里路，值得鳥事。祇是造化了你，不十分用力。」此時柴榮祇走得渾身是汗，遍體皆津，立定身兒，靠在車旁，張開了口，祇是發喘。喘了半日，方纔心定，復又罵道：「你這黑賊，幾乎拉殺了我，那裏有這般行路？說來總不依我，真為可恨。」鄭恩聽了，使著性子，把絆繩一撻，道：「你好沒道理，不說自己走得慢，反來怨著樂子拉壞了你甚麼手，還要黑賊白賊的亂罵。早上吃了飯，此時肚裏又餓了，咱們趕緊兒到城內吃飯不好，倒在路上乾餓。」柴榮道：「既然肚內飢了，也該好好的對我說知，路上那一處沒有酒飯店，偏是忍餓亂跑？真正是個蠢材！快進城去，安頓了，便好吃飯。」鄭恩心中尚是氣烘烘，拉了車，步進東門。走上二三十間門面，見那路北裏一座店房，柴榮道：「這是個張家老店，向來是我的寓處，房東為人極其忠厚。我們在這裏安歇，覺得便適些。」鄭恩笑道：「樂子也不管他忠厚不忠厚，祇要有酒有飯，便是合適。」

當時弟兄二人，把車拽進店去，就有店小二前來相接，見了鄭恩，心下吃了一唬，口內嚷道：「有鬼！有鬼！」退走不迭。柴榮上前一把拉住了，說道：「小二哥，你因甚這等害怕？這鬼在那裏？」小二聽罷，纔把心神安定，叫聲：「柴客人，不知你路上有甚擔擱，惹了甚的邪祟？帶這黑鬼到我店中作禍。如今現在你背後立著，你自不見，還說沒有鬼麼？」柴榮道：「你原來不知，這是我的兄弟，你怎麼錯認為鬼？」小二道：「我終不信，世間那有這樣的黑人？我們家挂的鍾馗圖像，也還好看些。」那鄭恩在後聽了，方纔明白，哈哈大笑，走將過來，叫聲：「店小二，你這驢球入的，樂子本是個人，你偏要當鬼，你且來認識認識，看樂子是人是鬼？」那小二聽了這般言語，當真的放大了膽，穩定了性，走一步，定睛細看。此時卻當日色斜西，那日光照耀，明見鄭恩的影兒橫擔在地，心下頓時省悟，道：「我錯認了，我錯認了，若說是鬼，怎麼有起影兒來？這明明是人無疑了。」開言道：「黑客人，小人有眼無珠，一時莽撞，認錯客人為鬼。恁般得罪，莫要見怪。」鄭恩道：「你既認明了，樂子也不來怪你。祇是咱肚裏飢餓難當，快取酒飯進來，咱們好用。」說罷，弟兄二人把車兒推進了一間寬大潔淨的房中，安放停當。卻值小二把酒飯送進，二人照量各用畢。

鄭恩走到車前，細把行李檢點，舉眼一看，祇有被套，那褲兒裏的銀子，卻不見了。心下呆呆的作想了一回，又把被套擱在地下，轉過來，翻過去，尋一會，看一遍，蹤跡全無。不覺心頭火發，暴跳如雷。祇因這一番費氣，有分教——種下破面之根，有玷同心之誼。正是：

不因暗裏剝床患，怎得昭然渙散情？

不知鄭恩怎的費氣，且看下回便見分明。